

SIN WAN PAO

第一萬四千七百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新
聞
報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五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中

(實業部)

張本
埠另
加本
埠另
正海
釐按
六六
六六

顯微鏡上的國

[illegible]

亲历民国重大事件

陶菊隐 / 著

[illegible]

记者生活三十年

——亲历民国重大事件

陶菊隐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陶菊隐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陶菊隐书系)

ISBN 7-101-04737-8

I. 记… II. 陶… III. 陶菊隐—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968 号

书 名	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
丛 书 名	陶菊隐书系
著 者	陶菊隐
责任编辑	欧阳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737-8/K·2029
定 价	28.00 元



青年时期的陶菊隐



老年陶菊隱

出版说明

陶菊隐(一八九八—一九八九),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自一九一二年进入新闻界,陶菊隐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写作了大量通讯、报道、特写、述评和专栏文章。一九四二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陶菊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菊隐丛谈》(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吴佩孚将军传》、《督军团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陶菊隐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陶菊隐从一个无名小辈成长为著名记者的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曾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目击各派军阀斗争的种种内幕,亲历了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并被蒋介石视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记者生活三十年》是陶菊隐根据三十年新闻采访的经历和见闻,在晚年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于一九八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以纪实的风格、生动的笔法,记述了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一年间的政治百态和作者在新闻界的经历,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蒙陶菊隐先生后人慨允,我们对此书重新校订,简化了各章节的小标题,增加了三十余幅历史图片,并增加副书名“亲历民国重大事件”,重新出版。陶菊隐先生一生著述之绝大部分都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再版,是对陶菊隐先生的纪念,更是他与中华书局常年合作而结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7月20日

目 录

引 子.....	(1)
----------	-----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

辛亥参军一瞥.....	(1)
年幼失学.....	(3)
始入新闻界.....	(5)
接办《湖南新报》.....	(10)
改办《湖南日报》.....	(15)
始为上海《新闻报》写“长沙特约通讯”.....	(21)

湖南宣布“自治”的六年

新闻记者得列席湖南军政联席会议.....	(24)
湖南政变,谭延闿下台.....	(28)
采访中的初步体会.....	(34)
湖南第三次政变内幕.....	(38)
湖南省宪法草案完成.....	(40)
关于湘粤联盟.....	(42)
湘军“援鄂”战争中的采访.....	(45)
关于湘直议和以及对张、汤两文的订正意见.....	(52)
孙中山改道北伐.....	(60)
到上海初访《新闻报》.....	(62)
吴佩孚电战联治派,黎元洪拉拢南方人.....	(69)
湖南选举的内幕.....	(74)
湖南护宪之战又起.....	(77)
直系政权一败涂地,联治运动成尾声.....	(83)

湘军内部又起分化	(88)
----------------	------

萍踪无定的五年

由长沙赴汉口	(94)
刘玉春血战汀泗桥,吴佩孚兵败走河南	(97)
到上海再访《新闻报》	(101)
参加《武汉民报》的一瞥	(106)
济南五三惨案躬历谈	(110)
国民党控制言论步步加强	(121)
福开森出卖《新闻报》股权(补述)	(125)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四年	(127)
回长沙侍母终年	(151)

在汉口的两年

任《新闻报》的驻汉记者	(154)
《大公报》邀请我兼任该报“客串”通讯	(155)
“一二八”后洛阳之行	(162)
《新财神献宝记》	(166)

在南京的三年

创办《华报》,为《新闻报》改写专栏稿	(171)
为《国际汇编》写论文	(175)
三访《新闻报》	(177)

由南京迁居上海

我进《新闻报》后的工作任务和待遇	(179)
《新闻报》轶事	(181)
《居院长失踪之谜》	(184)
《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里》	(186)
《台儿庄上好月色》	(191)

汉口之行·····	(196)
蒋百里病逝宜山城·····	(206)
金神父路十八号·····	(212)
《海上春秋》·····	(215)
舒新城给我的鼓励和帮助·····	(225)
白色恐怖下迁居·····	(232)
别了,《新闻报》·····	(233)
 作者后记·····	 (237)

引 子

我于一九一二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到一九四一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时间恰恰三十年。此后虽然断断续续地为北京、上海、香港各地日报或期刊写过一些稿件，但都是临时“客串”，不列入“记者生活”之内。现将这一期间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名为《记者生活三十年》。由于事隔多年，记忆十分模糊，昔年亲友，凋零殆尽。虽有个别健存，对我也不能多所帮助，因此本文所记，不免与事实有出入之处，希知者予以指正。

青少年的艰苦生活

辛亥参军一瞥

我生于一八九八年，即戊戌变法的一年。童年随父母到南京，在文昌宫小学上学^①。文昌宫在城东三条巷的南头，我的家就住在这条巷子的北头。我父亲在两江将备学堂任职^②，月薪才八两银子^③。每天一大早，我提着菜篮子跟随父亲在大行宫买菜，父亲健步如飞，我却赶不上，经常累得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菜买好了，父亲急匆匆赶到学堂去上班，我回家放下菜篮子后还得赶到文昌宫去上课，父子俩的时间都排得非常紧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苦生活还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

文昌宫小学不供膳宿。每天上学前，母亲给我铜板一枚^④，叫我中午下课后到复成桥堍大饼摊头买饭吃。我想到母亲过着那种衣食不周的苦况，就把铜元节省下来，月终一齐还给母亲。可是母亲反而生我的气，怪我不该饿坏了自己的身子。她一面责备我，一面背转身擦眼泪，我哇地一声哭了。

每天晚上，父亲还得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向我讲解《孟子》、《左传》、《战国策》，有时要我背一节书，有时又叫我写一篇短文。他看了我的作文，总是摇摇头不以为然。一次我顶嘴说：“我的文章还贴在学堂里的

① 一九三八年南京沦陷时期，文昌宫毁于兵燹，旧址荡然无存。

② 两江将备学堂地址在小营，校长（当时称总办）为族人陶森甲观察。我父教国文课兼校医（中医）。

③ 清朝末年，我国以银两为货币的主要形式，铸银有银锭（一两）、银元宝（五十两）。光绪年间，欧洲银洋流入中国，我见过铸有雄鹰展翅图的鹰洋，“洋钱”之称自此而始。同时，清政府亦铸龙洋，银两、银元同时通用。民国成立后，先后铸有孙中山半身像（俗称孙小头）、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的银币，始变两改元。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制，禁止银元流通，但因法币不断贬值，民间仍有以硬币为交易筹码者。

④ 当时生活费用很低。铜元一枚换十个穿眼钱，可供摊头买饭吃。银角、铜元、穿眼钱，都是当时的辅币。

黑板上呢!”^①

父亲哼了一声：“这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出来充大王。”

我们小学里的姜老师是个民主革命派和爱国主义者，所出作文题如《游明孝陵记》、《哀韩论》，都是有针对性的^②，这在同学们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一九一〇年我才十二岁，写过一篇长仅五百字的小小说，题名《去年今日》，在姜老师的鼓励下，送往上海《时报》编辑部。这是我胆大妄为为报纸写稿的第一篇。稿子登出后，我高兴得就像中了秀才一样。后来续写《苦海》、《发》等篇，也都发表了。这些作品都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有点荒唐，由于当年写小说和小品文的人很少，这几篇小说又系少年童稚之作，所以号称上海四大报之一的《时报》^③，也从宽录取了。

一九一〇年，我的家由南京迁回长沙时，我对第二故乡南京和朝夕相见的小学师友们，都不胜依依惜别之情。

就在这一年，湖南大水为灾，哀鸿遍野，某些官绅有的还运米出口牟利，有的则囤积居奇，因此激起了很大的民忿。有一晚，突然火光烛天，喊声四起，外间闹闹嚷嚷：“有人放火烧了抚台衙门，抚衙前的帅字大桅杆也被一个姓陈的木匠锯断了！”这就是当年耸动全国的长沙灾民火烧抚台衙门的一次大暴动^④。

同一年，我由亲友介绍去考长沙有名的私立明德小学。此时考期已过，堂长刘师陶先生见我来自远方，破例允许补考，并亲自出题面试。我刚刚交了作文卷，刘老师就带笑点头说：“甭再考了，你可以插入三年级，即日交费上课。”我刚回到湖南，又遇到一位良师，我该多么高兴啊！

一年后，小学毕业了，一九一一年我又经过插班考试插入了明德中学

① 小学每周作文一次，姜老师选择前三名卷子，叫本人抄下来，贴在黑板上示范。

② 一九一〇年，朝鲜（韩国）为日本所灭。我仿《哀六国论》写了《哀韩论》，文中有云：“灭韩者非日本也，韩也。韩则既亡矣，韩人不暇自哀而我国人哀之，窃恐我国人不暇自哀而他人哀之也。”

③ 上海四大报为《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

④ 这是一次“官逼民反”。有一住在南门外的寡妇，籾米缺少几个穿眼钱，受到店员侮辱，她气忿不过，回家上吊死了。事件发生后，当地群众忿忿不平捣毁了这家米店，由此扩大为全城抢米大风潮。湖南抚台岑春煊派兵弹压，群众纷纷涌向抚衙请愿平巢，岑抚又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因而发生这次大暴动。事后岑抚被革职，某些官绅也受到“严旨申斥”。

二年级，同学们戏呼我为“连升两级的跳班生”。

长沙明德、经正两中学都是湖南著名教育家胡元倌（子靖）先生创办的。明德附设小学。胡自任总校长，中小学各设堂长一人主持教务。我入中学时，经正已并入明德。不久明德又在汉口创办大学一所。

经正中学是黄克强先生（当时称黄廛午老师）邀集革命同志吴禄贞、宋教仁、张继、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的革命摇篮，后因组织起义失败，黄先生偕其战友亡命日本。他虽一去不返，全校师生还是忆念不忘，因此民主革命思想蔚然成风。我得列入门墙，这对我的思想又起了深刻的影响。

我入明德中学不久，我父亲为了养家活口，又到广西桂林任教去了，临行将我托付叔父照管。我叔父是湖南新军的一位中级军官。

一九一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二十二日长沙新军继起打接应。湖南是响应起义最早的一个省。在那热火朝天的年代，长沙大中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大家纷纷请愿投笔从戎。湖南都督同意成立学生军一营，招收大中学生入伍。一九一二年年年初，我未征求叔父的同意，决定志愿参军，当前的问题是，我年方十四岁，不够入伍条件。事有凑巧，我们明德中学的李雨初老师（体操教习）当上了学生军的管带（营长），他把我们几个小伙子随身一带，带进了又一村学生军营部，于是我们未办入伍手续就被收录了。

李雨初老师任职不满一个月，忽被都督府免职，以蒋宝三继任。原来，清朝末年，所有文武衙门，一进门就有一所大厅堂，为停放车马和官轿之用。厅堂正中板壁上绘有红日一轮，每逢新官上任，都用红纸写上“指日高升”四个大字，贴在红日上面，作为本官步步高升的好兆头。李老师未能免俗，仍旧照此办理。有人控诉他思想落后，不配做革命军官，因此受到革职处分。继任管带的蒋宝三是楚怡学校的体操教习。楚怡也是长沙有名的学校。明德、楚怡两校学生在学生军入伍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次管带换人，明德入伍生垂头丧气，楚怡入伍生趾高气扬，这种蜗角蛮触之争，未免浅薄可笑。但新官也不能久于其任，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学生军奉令解散，入伍生一律退回原校继续求学。

年幼失学

我重入明德后，因一件“小误会”，竟被开除出校，随后这种误会又扩

大到湖南雅礼大学(预科),从此入学无门。

明德中学新聘的国文老师汪根甲,前清解元出身,因此蜚声于时。他每次上国文课,总得抽出一定时间讲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大受同学们欢迎。他出作文题也往往不按常规,学生可以自由选题,这种自由主义作风,也正合乎我的个性。

一次,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题为《饭桶先生传》,文中虚构一个人物,宽其袍而博其袖,鼻梁玳瑁眼镜,食有兼人之量,而腹中空空如也。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篇文章会招来文字之祸,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第二天,中学堂长何衢找我去谈话,责我不应以文字侮辱老师。他说:“你写了一篇文章,影射了汪老师,他气得向我辞职,你看怎么办?”我极口申辩此文并未影射任何人。何先生叫我自己去向汪老师解释,“如果得到汪老师的谅解,那是再好没有,不然的话……”他摇摇头不往下说了。

我立即到汪家去解释。汪老师不待我讲完,即再三表示他对我不但毫无误会,而且非常器重,叫我对他也不要有所误会。于是我又去见何先生,如实回报。何说:“汪老师对我不是这样讲的。他提出了两种办法:要么让他辞职,要么把侮辱他的学生开除出校。”何先生劝我自动退学以全体面,如其不然……他又往下说了。

我因问心无愧,不肯自动退学,毕竟受了挂牌开缺的处分。

这一年,我叔父调往湘西辰州府升任巡防营统领,我无家可归,只得暂住在北正街陶氏宗祠里。这里免收宿费,膳费也比一般客栈为廉。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堆放杂物的前楼,每逢夜晚,月落乌啼,孤灯如豆,不免有少年坎坷之感。

有一位初相识的朋友汪先生(忘其名),介绍我到《女权日报》当编辑,这正投我之所好。我在那家报馆呆了约摸两三个月,这且按下不表。

我先后接到父亲和叔父的来信,都认为进报馆究非正业,叫我仍以求学为宜。于是我在《女权日报》结束后,又投考长沙雅礼学校,考取了预科(丙班)三年级。

我满以为进了雅礼学校可以平安无事了,谁知冤家路窄,又有祸事临头。

雅礼大学是美国雅礼会(又名耶鲁会)所办的教会学校,读圣经,唱圣